







原件短缺



不中節無待於操制者也下聖  
人一等者忿必懲私必克而後  
可語云小不忍則亂大謀經云  
必有忍其乃有濟此忍之見於  
事也淮陰跨下之俛伏數世兄  
弟同居皆自一忍中來忍



一字非即終身可行之怨乎君子以仁禮存心而橫逆之來惟知自返謂之妄人而不與之校者持忍之道以操制此心也然忍一也當為含忍無為殘忍當為容忍無為孰不可忍達之於

其所忍不失其為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忍之功用若此顧人之操制何如耳是編之集真有得於脩齊治平之要蓋鉅諸梓以惠後學明鄉曰然於是乎書大



德乙巳十一月下澣帝德路文  
學掾潼川馮庚序

忍乃胸中博閱之器局為仁者  
事也惟寬恕二字能行之顏子  
云犯而不校書云有容德乃大  
皆忍之謂也韓信忍於跨下卒  
受登壇之拜張良忍於取履終  
有封侯之榮忍之為義大矣惟



其能忍則有涵養定力觸來無  
競事過而化一以寬恕行之當  
官以暴怒為戒居家以謙和自  
持暴慢不萌其心是非不形於  
人好善忘勢方便存心行之純  
熟可日踐於無過之地去聖賢

又何遠哉苟或不然任喜怒分  
愛憎捃拾人非動峻辭色干以  
非意者未必能以理遣過於倉  
卒者未必不以氣勝不失之褊  
淺則失之躁急自處不服何暇  
治事將忍衆怨叢身咎莫大焉



其視呂蒙正之不問姓名張公  
藝九世同居寧不愧耶愚目暇  
類集經史語句名曰忍書凡我  
同志一寓目間有能由寬恕而  
充此忍由忍而至於仁豈小補  
哉大德十年丙午閏月朔古杭

蟾心吳亮序



其視曰蒙正之不問其名亦公  
要九世同名字不問其名亦公  
類集經史無白子  
同志一寓  
充此忍  
與少英

忍書

易損卦云君子以懲忿窒慾

書周公戒成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

德曰楚卦地味命曰要而無言可也

又曰二不啻不敢含怒入南里門謂德蓋入之

又曰六寬綽厥心師志島圖也

成王告君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

大



左傳宣公十五年 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

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昭公元年 魯以相忍爲國也

哀公二十七年 知伯入南里門謂趙孟入之

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

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

楚莊王 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

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左傳 一慙不忍而終身慙乎

論語孔子曰 小不忍則亂大謀

又曰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

又曰 君子無所爭

又曰 君子矜而不爭

顏子 犯而不殺

戒子路曰 齒剛則折舌柔則存柔必勝剛弱

必勝強好聞必傷好勇必亡百行之本忍之



為上

老子曰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

又曰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又曰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又曰 天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

荀子曰 傷人之言深於矛戟其賊亦速矣

蘭相如曰 兩虎共鬪勢不俱生

晉衛玠嘗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又曰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終身無喜愠之色

細過掩匿 曹參為國相舍後園近吏舍日夜

飲呼吏患之引參游園幸國相召按之乃反

獨悵坐飲亦歌呼相應見人細過則掩匿蓋

覆

醉飽之過不過吐嘔 丙吉為相馭吏頻醉西

曹詰罪之吉曰以醉飽之過斥人欲令安歸

乎不過吐嘔丞相車茵西曹第忍之



圯上取履 張良亡匿嘗從容游下邳圯上有  
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  
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強忍下取履因跪進  
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

出跨下 韓信好帶長劍市中有少年辱之  
曰君帶長劍能殺人乎若能殺人可殺我也  
若不能殺我從我跨下過韓信遂屈身從跨  
下過漢高祖任為大將軍信召市中少年語

之曰汝昔年欺我今日可欺我乎少年乞命  
信免其罪與之一校官也

尿寒灰

韓安國為梁內史坐法在獄中被獄

吏田甲辱之安國曰寒灰亦有燃否田甲曰  
寒灰儻燃我即尿其上於後安國得釋放任  
梁州刺史獄吏田甲驚走安國曰若走九族  
誅之若不走赦其罪田甲遂見安國安國曰  
寒灰今日燃汝何不尿其上田甲惶懼安國



赦其罪又與田甲亭尉之官

誣金 直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  
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  
告歸者至而歸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  
誣袴 陳重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  
袴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市袴以償  
羹汚朝衣 劉寬仁恕雖倉卒未嘗疾言遽色  
夫人欲試之趨朝裝畢使婢捧肉羹翻汚朝

衣寬神色不變徐謂婢曰羹爛汝手耶

認牛 劉寬為司徒有人走牛就寬車中認之  
寬不爭辨默解與之步行而歸後數日主得  
牛乃慙送謝寬曰物有相類事容錯誤幸勞  
見歸何謝之有

認馬 卓茂性寬仁恭愛鄉里故舊雖行能與  
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嘗出有人認其馬  
茂心知其謬嘿解與之他日馬主別得亡者



乃送馬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  
雞肋不足以當尊拳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  
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曰雞肋不足以當尊  
拳其人笑而止

唾面自乾 婁師德深沈有度量其弟除代州  
刺史將行師德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  
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  
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

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  
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  
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五世同居 張全翁言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  
居太宗討并州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  
道而至此對曰臣無他惟能忍耳太宗以為  
置然

九世同居 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臨幸其



家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流涕遂賜線帛  
置怨結懽 李泌寶參器李吉甫之才厚遇之  
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刺史贄之貶忠州宰  
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  
至置怨與結懽人器重其量

鞍壞不加罪 裴行儉常賜馬及珣鞍令吏私  
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云不加罪  
萬事之中忍字為上 唐先祿鄉王守和未嘗

與人有爭嘗於案凡問大書忍字至於悻悻  
之屬以繡書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  
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  
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  
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盤碎色不少吝 裴行儉初平都支遮旬獲瓌  
寶不賞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備出示  
坐者有碼碯盤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



碎惶懼叩頭流血行儉笑曰尔非故也色不  
少吝

不忍按許圜師為相州刺史以寬治部有受  
賕者圜師不忍按其人自媿後修飭更為廉  
士

遜以自免唐婁師德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已  
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  
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志曰為田舍子

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

盛德所容狄仁傑未輔政婁師德薦之右曰

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  
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知吾不逮  
遠矣

含垢匿瑕晉陳騫沉厚有智謀少有度量含

垢匿瑕所在存續

未嘗見喜怒

唐賈耽自朝歸第接對賓客終



日無倦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喜怒之色古之  
淳德君子何以加焉

語侵不恨 杜衍曰今之在位者多是責人小  
節是誠不恕也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  
一官負其不職者委之以事使不暇惰不謹  
者諭以禍福不必繩以法也范仲淹嘗與衍  
論事異同至以語侵杜衍衍不為恨

釋盜遺布 陳寔字仲弓為大丘長有人伏梁

上寔見呼其子訊之曰夫不善之人未必本  
惡習以性成梁上君子是矣俄聞自殺地伏  
罪寔曰觀君形狀非惡人應由貧困乃遺布  
二端令改過之後更無盜

愍寒架橋 淮南孔旻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  
節甚高嘗有竊其園中竹旻愍其涉水冰寒  
為架一小橋渡之推此則其愛人可知  
射牛無恠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酌



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恠問直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代錢不言 陳重字景公舉孝廉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自至請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當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認豕不爭

曹節素仁厚鄰人有失豕者與節

豕相似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失豕自還隣人大慚送所認豕并謝節笑而受之

鼓琴不問

趙閱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

携一琴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唯得忠恕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



怒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怒已則昏尔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怒已之心怒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益見忠直 王太尉旦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談卿惡太尉曰理固

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酒流滿路 王文正公毋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入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又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不形於言。韓魏公器量宏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器度耶公和顏謝之公為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事不然不靜

矣

未嘗峻折。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非毀反已。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諸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罪



在彼烏用計其如何是曰是限是亦非也  
辭和氣平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  
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到小人忘  
恩背義欲領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委曲彌縫王沂公曾弄蒞大名代陳堯咨既  
視事府署毀圯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  
噐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  
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為代觀之歎

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蓋陳以昔  
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

詆短遜謝傳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  
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  
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  
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  
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踉蹌再三曰屢  
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直為受之 呂正獻公著平生未嘗較曲直聞  
謗未嘗辨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  
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

服公有量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  
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  
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樞密出  
鎮又貶官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  
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轉卒客有

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  
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  
終身以為媿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

寬大有量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  
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  
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在予  
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  
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



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呵辱自隱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為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容物不校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寔為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之鈎致得實公蓋未償侵用也公卒不辨其容物不校如此

德量過人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



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  
德量過之故來相談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  
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為盜者以  
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  
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

衆服公量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  
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  
釧為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衆

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  
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還居不追直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第  
姪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  
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  
之乎命亟還公居而不追其直此皆人情之  
所難者

持燭燃鬚 宋丞相魏國公韓琦帥定武時夜



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  
之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  
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笞亟呼視之曰  
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咸服

物成毀有時數晉魏國公韓琦鎮大名日有人  
獻玉杯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之表裏無  
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白金荅之尤為寶玩  
每開宴召客將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杯其

上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  
一吏誤觸倒玉杯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  
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  
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  
罪之有坐客皆嘆服公寬厚之德不已  
罵如不聞富文志公少日有罵者如不聞  
曰他罵汝公曰恐罵他人又告曰斥公名云  
富某公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佯為不聞曰呂蒙正拜叅政將入朝堂有朝士  
於簾下指曰是小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為不  
聞既而同列必欲詰其姓名蒙正堅不許曰  
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便不能忘不如不聞也  
罵殊自若狄武襄公為真定副帥一日宴劉  
威敏汚有劉易者亦與坐易素踈悍見優人  
以儒為戲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詬罵武  
襄不絕口擲樽俎而起武襄殊自若不少動

笑語愈溢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  
為同列斥王吉為添差都監從征劉旰言寡  
語若無能動為同列斥吉不問惟盡力王事  
卒破賊迂統制

不發人過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  
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  
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其  
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以墨其飯



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懇  
於公曰庖肉為養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  
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  
食其半為養人所度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  
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  
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  
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  
牴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

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  
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曰日  
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  
見脊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脊方省也

器量過人 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哇  
吟峭慙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  
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  
怡然有常未嘗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



語言其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可  
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  
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者究表裏皆合無一不  
相應

動心忍性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  
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  
是得佗箇簾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  
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

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受之未嘗形色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  
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  
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  
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  
嘗形色也

與物無競 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物無競與  
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



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  
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  
不能

忤逆不怒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  
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  
生日君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  
便是好處

潛卷授之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

呈有司事而杖屣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  
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

俾之自新 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  
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  
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私所得均給之  
未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  
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  
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負其間不



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墮不謹者諭以禍  
福俾之自新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  
未嘗案黜一吏 陳文惠公堯佐卜典大州六  
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  
法至其過失則多保祐之故未嘗按黜一下  
吏

小過不憚 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窘拾官  
吏小過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昆

蟲草木皆欲得所士之大者望為公卿次而  
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下亦望為州郡幕職  
官柰何錮之於聖世

按藩益地 陳囂與民紀伯為鄰伯夜竊藩囂  
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後密按其藩一文以  
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既還所侵又却一文太  
守周府君高囂德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

里



兄弟訟田至于失歡 清河百姓乙普明兄弟  
爭田積年不斷太守蘇瓊諭之曰天下難得  
者兄弟易求者田地低令得田地失兄弟心  
如何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  
還同住

將忿忍過片時心便清涼 彭令君曰一朝之  
忿可以亡身及親鋒刃之利可以破家蕩業  
故忿爭不可以不戒夫抵忿爭之起其初甚

微而其禍甚夫所謂涓涓不壅將為江河綿  
綿不絕或成網羅人能於其初而堅忍制伏  
之則便無事矣性猶火也方發之初戒之甚  
易既已焰熾則焚山燎原不可撲滅豈不甚  
可畏哉俗語有云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忍  
不戒小事成大試觀今人忿爭致訟以致亡  
身及親破家蕩產者其初亦豈有大故哉被  
人少有觸擊則必忿被人少有所侵陵則必



爭不能忍也則詈人而人亦詈之毆人而人亦毆之訟人而人亦訟之相怨相讎各務相勝勝心既熾無緣可遁此亡身及親破家蕩業之由也莫若於將忿之初則便忍之纔過片時則心便清涼矣欲其欲爭之初則且忍之果所侵有利害徐以禮懽問之不從而後徐訟之於官可也若蒙官司見直行之稍峻亦當委曲以全隣里之義如此則不傷於訟

勞神身心安寧人亦信服此人世中安樂法也此之忿聞爭兢喪心費財伺候公庭俯仰胥吏拘繫囹圄荒廢本業以至亡身及親破家蕩產者不亦遠乎

忿爭損身忿訟損財 應令君曰人心有所忿者必有所爭有所爭者必有所損忿而爭聞損其身忿而爭訟損其財此君子所以墜易之損而懲忿也



十一世未嘗訟人于官 按圖記云雷孚宜豐  
人也登進士科居官清白長厚好德與義以  
樞相恩贈太子太師自唐雷衡為人長厚或  
中至乎十一世未嘗訟人于官時以為積善  
之報

無疾言遽色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  
養性為本寡嗜欲薄滋味無疾言無遽色無  
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

於世利紛華聲技游宴以至於博奕奇玩瑛  
然無所好

子孫數世同居 温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  
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至二  
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  
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嫁喪葬  
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

願得金帶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



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遽蒙  
悻悻魏公延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  
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張元夏國正  
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匕首去其人曰  
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  
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牆上  
得金帶者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  
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

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  
嘆服曰非琦所及

怒可成德 范忠宣公親族有子弟請教於公

公曰唯儉可以助廉惟怒可以成德其人書

於座隅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  
擇滋味齋糲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

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公誠有德

滎陽呂公希哲熙寧初監陳留稅



章樞密築方知縣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同  
坐遷峻辭色折公以事公不為動章嘆曰公  
誠有德者我聊試公耳

所持一心 王公存極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  
恂不為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  
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  
能駐足者其王存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  
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

如一

人服雅量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  
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為化基誓而不及幕職  
怒召其卒台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欲  
得一誓如此之重也邇或知之化基無用此  
誓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終不自明 高防初為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  
官有軍校段洪進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



殺之洪進給云防使為之從恩問防防即誣  
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阡馬一疋遺防而遣  
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既久以騎追復之歲餘  
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驚嘆益  
加禮重

戶曹長者 長樂陳希穎至道中為果州戶曹  
有稅官無廉稱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  
數以大義責之冀其或悛已而有他隙後稅

官秩滿將行廳之小吏持其貪墨狀于郡曰  
行篋若干各有字號其篋皆金也郡將盛怒  
以其事付戶曹俾陰同其行則於關門之外  
羅致其所狀字篋驗治之聞者皆為之恐戶  
曹受命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  
艾而使遂其姦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  
其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  
以持許之言危君事無當自白不則早為之



所稅官聞之乃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既  
行戶曹與吏候于關外俾指示其所謂有金  
者拘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啓視則皆  
衣食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  
然稱戶曹為長者然而戶曹未嘗有德色也  
逾年後杖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嘗知徐  
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  
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

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  
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  
如此

終不自辯蔡襄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  
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  
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  
未嘗以語人

自擇所安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



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  
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尔後文定晚年為宰  
相門下厮役往往皆待班行而此奴竟不沾  
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  
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毋何也因泣下  
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尔乃怨我尔  
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  
不以告人雖尔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

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  
事我日以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  
自擇所安盖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  
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稱為善士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  
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  
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尔素寡過何苦而為  
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



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  
曰尔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  
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鄰里稱君為  
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  
之子及姪傑劬繼登進士第今為曹南令族  
得金不認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  
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  
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  
前輩謂公遣人以金人所不能也倉卒得金不  
認人所不能也

一言蓋粉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  
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答上作色曰  
巨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  
言則蓋粉矣上重答言

無入不自得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為



無之計何有不可文王囚姜里而演易若無姜里也孔子圍陳蔡而絃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滿天地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是之謂乎

不若無愧而死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等引赦原放辭甚懇至忤大臣章惇落職知隨公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為解萬一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於此無一人為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非小設有不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裝以俟請命公在隨幾一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



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為近名公  
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  
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  
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每諸子怨章惇  
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  
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  
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吉惇以  
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

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  
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  
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  
而生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未嘗含怒范忠宣公安置永州課兒孫誦書  
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  
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  
怒於後也每對賓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己餘



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充益康  
寧如在中州時  
謝罪敦睦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  
未各人取妻諸婦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  
懷忿乃掩戶自擗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  
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  
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相敦睦  
虞世南曰 十聞九勝無一錢利

韓魏公 在政府時極有難處置事嘗言天下  
事無有盡如意須是要忍不然不可一日處  
事矣公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常至相  
擊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使歸于是雖勝  
者亦自然不爭也  
王沂公 嘗言喫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相蓋  
言忍受得事也  
趙清獻公座右銘 待則甚一任他怎奈何休



理會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  
遣盛怒中勿荅人簡既形紙筆溢語難收

程子曰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張思叔繹詒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

思叔慚謝

孫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

家無喜色傾之御史造門弟子驚曰伏伽徐

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比顧雍

白居易曰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出於身

呂氏童蒙訓云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

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

官處事常思有思以及人而以方便為上如

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

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

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



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以彼此  
兩得也

或問張無垢 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  
才耶是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  
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忍胸中先亂  
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

蘇子曰 高帝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在能  
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項籍不能忍是以百

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  
待其弊

孝友先生朱仁軌 隱居養親常誨子弟曰終  
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吳濬 僚吏非大過不撈責召至廷詰厚去之  
其下傳相訓勉舉無稽事

韓魏公語錄曰 欲成大節不免小忍

和靖語錄 人有忿爭者和靖尹公曰莫大之



禍起於涇吏之不忍不可不謹

省心子曰 屈己者能處衆

童蒙訓當官以忍為先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  
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  
忍何事不便

當官不能自忍必敗 當官處事不與人爭利

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  
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

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  
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戒暴怒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

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  
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  
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

師友雜記云 或問榮陽公為小人所詈辱當  
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



為詈何者為辱自然無忍怒心可焉者且自  
思曰我是何等入彼為何等人若是答他却  
與他一等也以此自處念心亦自消也  
唐充之云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話不足為人  
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為  
人

袁氏世範曰貴人言居家以和者本於能忍然  
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

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  
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  
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  
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誤爾曰此其所見  
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之入于吾  
心雖曰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  
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為甚大此所謂善處忍  
者



處家貴寬容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家或妻得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疾疥癩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若人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意當明理順受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少自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為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持所憂慮之事異爾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矣

同居相處貴寬 同居之人有不賢者非理以



相擾若間或一再尚可與辯至於百無一是  
且朝夕以此相臨極為難處同鄉及同官亦  
或有此當寬其懷抱以無可柰何處之  
親戚不可失懽 骨肉之失懽有本於至微而  
終至於不可解者有能先下氣則彼此酬復  
遂如平時矣宜深思之

待婢僕當寬恕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  
多愚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

事貴能忍耐 人能忍事易以習熟終至於人  
以非理相加不可忍者亦處之如常不能忍  
事亦易以習熟終至於睚眦之怨深不足較  
者亦至交詈爭訟期於取勝而後已不知其  
所失甚多人能有定見不為客氣所使則身  
心豈不大安寧

蕭朝散家法曰 常持忍事免災殃

王龍舒勸誡 喜怒好惡嗜欲皆情也養情為



惡縱情為賊折情為善滅情為聖甘其飲食  
美其衣服大其居處若此之類是謂養情飲  
食若流衣服盡飾居處無厭是謂縱情犯之  
不校觸之不怒傷之不忍過事堪喜

張文定公曰 謹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

孔旻曰 盛怒劇炎熱焚和徒自傷觸來勿與

競事過心清涼

山谷詩曰 無人明此心忍培待濯盥









